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826167

10位ISBN编号：7544826163

出版时间：2012-8

出版时间：接力出版社

作者：廷银阙

页数：596

字数：6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内容概要

（上）

古代朝鲜王世子李暄从小就被认定将来会做一国之君，成为朝鲜的太阳，他虽然在宫中被所有人众星捧月般爱戴，并独享父王的偏袒，却走不出围城般森严的宫殿，连与其他王子一起玩耍都要被禁止。没有童年缺少朋友，看似光鲜的他孤单落寞。

直至十五岁的一天，从唯一敬佩的年轻老师许炎口中，他听到了其妹烟雨的名字后，太阳的光亮才开始闪耀……

同为王子的阳明君出生即被定为臣子命运，只得衬托太阳光辉，他由于母亲的地位低下倒落得轻松自在无人重视，可以到处玩耍不受拘束。

天资聪颖的他只有一个微小到极致的愿望，却无论做得如何完美都得不到父王的一丝赞扬和微笑。

直至见到好友许炎的妹妹烟雨的那天，他唯一的愿望改为了只求和一见倾

心的女子厮守一生……

命运多舛，才貌双绝的烟雨姑娘虽被选定为世子妃，却突然得了怪病香消玉殒。

可怜一直与她书信传情的李暄竟然未见她一面，所有的深情只得完全沉浸在无限的想象中。

直至八年后，当了王的他微服私访，不知何种缘由将其与拥有非人间美貌、散着兰草香气的无名巫女联系在了一起，他为巫女取名为月。

不久，出乎他意料，月竟然作为挡厄巫女被偷偷地被安排在了他的寝殿中。

而阳明君，依然执着地望着许炎家，仍未忘记那个动人的烟雨姑娘……

在李暄的双眸中，一轮满月挂在幽蓝的天空，那月光，与多年深藏的情感相比，竟是如此相似的熟悉。

让他迷惑的是，是自己迷恋上了月还是爱的是月的前生，他开始秘密调查烟雨的死因。

王只能背负不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的命运，活在世上吗？

太阳与月亮之间不可能的爱情，能实现吗？

（下）

烟雨的死，让古代朝鲜王世子李暄感觉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，八年来再没有比让他忘记烟雨更残忍的事情。

直至巫女月的出现，才让已当上王的他重新燃起太阳的光辉。

奇妙的是，无论他如何躲避，那一轮明月都依然存在心中。

一时让他忘却了王上和巫女的身份，这短暂的逃亡对他而言是无比的幸福。

但他仍不时透露出忧郁，不知自己迷恋上的究竟是月，还是烟雨的影子……

端庄静美的月，已经习惯了以比奴婢地位还低微的巫女身份存活于世，当她作为挡煞巫女在李暄就寝后出现时，只能眼里噙着泪水，饱含着难以名状的情感默默为他守护。

她的苦衷，她对李暄比黄河还长，比大海更深的绵绵思念之情，不知如何倾诉。

过于漂亮却冷漠异常的她，就好像鬼魂造的影子，没有灵魂。

她将当巫女以前的日子称为前生，那段前生的痛不是无法记忆，而是不能记住，她不知如何以现在的身份面对没有未来的爱情，却又不舍得离开李暄左右……

月的同伴雪开始调查八年前神母施展巫术的事情，李暄的贴身侍卫题云怀疑烟雨的死是她父亲所为，而李暄派出的秘密调查人员无故惨死，烟雨给生前最后的一封信又有蹊跷，疑团一层接着一层。

李暄回忆起当年父王死前感觉到有未说出的隐衷，他还要守护什么人吗？

八年前烟雨的死，真相究竟是什么？

阳明君发现了月的秘密，曾发誓只要爱情可以舍弃一切的他，会为此做出什么影响王室的惊人举动？

月亮真的只能隔着时间和空间，想念和自己不在同一天空的太阳吗？

如果命运要为两个痴情的人开天大的玩笑，太阳与月亮的姻缘会再次出现奇迹吗？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作者简介

韩国畅销书作家，尤其擅长创作古典宫廷爱情故事，小说常被改编电视剧热播。2004年创作《作战报告书》以后，连续发行了《成均馆罗曼史》、《奎章阁之恋》等。2007年出版的《成均馆罗曼史》在很多畅销书中排名第一，同时也被选定为读者最喜欢的爱情小说。续作《奎章阁之恋》于2009年一出版就登上了畅销榜。

《成均馆罗曼史》、《奎章阁之恋》销量已突破100万册，并已经在日本、中国、泰国、越南、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，得到很多海外读者们的认同与赞誉。

《拥抱太阳的月亮》是作者目前最红的小说，描绘古代朝鲜的王与巫女之间的凄美爱情的小说，2012年刚改编成电视剧，收视率高达50%以上，创了历史新纪录。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书籍目录

（上）

第一章 湿月

第二章

春日

第三章

门启

第四章 心结

（下）

第五章 云泪

第六章 雨痕

第七章 月影

第八章 雪夜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湿月急速低沉的脚步声惊扰了四周的寂静。

偏僻围墙的阴影处不时传来奇怪的耳语声。

“那里也没找到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总共不到巴掌大的温阳行宫，经过了这么一场翻腾，竟然还找不到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又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来人一脸惊慌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那里也没有。”

就连云剑也没有发现，到底这是怎么了？

“嘘！”

小点儿声，千万别走漏风声！”

“话虽如此，行宫的人们即使都沉默不语，也都已经单靠眼神的交流知晓一二了。”

“车内官，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办啊？”

“慌里慌张的脚步像下定决心似的，瞬间停了下来。”

“殿下现在正在寝宫安寝。”

“都知道了吧？”

“那些事一直都挂在心里，自从离开汉阳来到这里，王的表情始终愁云密布。”

为了观看此番王的巡查，特意聚集而来的百姓并不多。

而在这稀稀落落的人群中，居然都是衣着齐整、一脸红光的人，竟然没有一个捂着肚子、看似饥饿的百姓，更没有一脸病态、蹒跚前行的百姓。

地方官为了歌功颂德，溜须拍马几乎都把嘴皮子磨肿了，然而龙颜大悦并非易事，王还是紧紧地绷着嘴角，不放出一丝微笑。

车内官深深地叹气，步履沉重地向前走着。

“唉！”

车内官叹气的声音好像都传到这里来了。

“暄一脸凝重地说着，视线也飘到了不远处的市井。”

一个全身脏兮兮的男孩进入了王的视线之中，男孩双眼无神，小腿处和胳膊双肘处明显可以看到有淌出的脓水，他衣衫褴褛，身上的破烂衣服都不能遮盖他的身体。

特别让王心酸的是，这般模样的孩子并非只有这个小男孩一个。

放眼望去，目力所及之处尽是这样的孩子，偶尔也能看到佝偻着腰身，破衣烂衫蹒跚前行的老人——这些都是最为平凡的面貌，每个人的身后只不过托着一个无力的影子而已。

暄则不同。

无论何时，他都有两个影子，一个长长地托在地上，和他的行动保持一致，另外一个则比树还要坚定，一直跟随在他一步之后的地方。

不远处矗立的黑影，移动着脚步近身上前，向暄提醒着：是时候该回去了！

暄听到了这番提醒的话语，回答道：“没关系。”

现在他们肯定会编出一个理由，说我正已入寝。”

“从暄说出的话语中，黑影感觉到了王的颤抖。”

他知道王是因为看到民间的这副景象才会有触目惊心的感觉。

于是，他也没有再催促第二次。

暄迈步走到一个小摊贩前，慢慢地弯下腰身。

此刻，大部分的商铺都已关门歇息，只有这个小摊前零星摆放着寥寥数件编织精细的物品。

小摊贩像是饿了好几天的样子，一脸萎靡不振的表情，没有一点想要做生意的劲头。

看到暄进来后，只是冷冷地瞟了一眼，顺势又扭头盯着自己的大腿下方——有个卖旧布料的上年岁的女人蹲坐在那里。

当暄的视线停驻在这位瘦削的女人的手背时，嗖的一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从他们身后飞快地穿过去。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于此同时，原本令人作呕的乡野之气中，像是有一缕透明的香气，瞬间从眼前掠过。暄一脸惊讶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定睛看着面前的摊贩——那香气不像是从面前这个用竹子编织的篮子中传出的。

暄急忙转过身去，向四周急促张望着：奇怪，四周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变化！

黑影凑到暄的身边，依然保持着惯有的沉默，但眼睛里却透出好奇与关切，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云，你可知道刚刚有什么过去的是什么？”

我明明感觉到有一股香气……”题云和小商贩同时抬头望向暄，两人的神色似乎同时在说：他们什么也没感觉到。

暄用右手捂住自己左侧的胸膛，像被什么迷住了似的，开始迅速地朝香气飘来的方向走去。

题云连忙挡在王的前面。

“稍等，待我先确认一下那边的情况。”

暄隐约看到前面拐角处，有一个女人的白色衣角消失在了夜色之中。

暄一把推开题云，阔步追了上去。

可是拐角处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连风吹动的痕迹都没有。

至于女人的白色衣角，想必更是暄的幻觉而已。

但暄的脚步却一直没有停下来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着似的，一直坚定地向前走。

黑影见势，连忙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。

与此同时，一片乌云也悄悄地跟在了他们的后面。

离开村子不久后，他们果然被突如其来的毛毛细雨挡住了前行的脚步。

暄和题云迈步走到一棵大树下避雨。

事实上，这棵树的叶子已经了脱落一大半，所以单就避雨来说，根本没起不到多大的作用。

题云锐利的双眼凝重地望着村庄的方向。

他们已经走出来很远了，看样子这时候返回去是很难了。

题云的视线重新转移到了暄的身上。

王那浅青色长衫的肩部，颜色已经开始加深。

幸亏有巨大的纱帽，才没有淋湿到脸庞。

越来越低的气温，让人的心情很容易变得沉重。

“殿下，是哪种香气呢？”

“难道你没感觉到吗？”

虽然题云的脸部没有丝毫的表情，但暄却从他重复的提问中感觉到他并没有闻到任何香气。

题云感觉不到的东西，暄更没有理由能感觉得到。

这样说来，前面看到的白色衣角，这应该是幻影才对。

“不知道是哪种香，像是痛楚一般，令人久久难忘的香……”暄打破了因为水气弄皱的沉默表情，仔细地端详着题云：他是背上挎着朱红色的长佩刀、腰上也配着黑色长佩刀的黑影。

与带着纱帽的自己不同，云的那头没有系发髻一直垂到腰际的长发，已经被毛毛细雨一点点地浸湿了。

“不管怎样，因为我的固执又让你陷入困境中了。”

暄边用手掌接着落下的雨滴，边抬头望着漆黑的天空。

虽然雨下的不是很大，但不一会儿，整个手掌马上被雨水淋湿了。

“原本以为是一场毛毛雨，所以没怎么放在心上，可是云啊，看来这场雨不会轻易停了。”

题云显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低垂着头紧闭双眼，注意周围的动静。

这时望着远处的暄突然发现了山脚处隐约透出一道亮光，不禁喜悦地说道：“啊！

我们暂时到那里去避避雨吧！”

说完，王头也不回地阔步朝着亮光的方向走去。

题云睁开了双眼，牵动了两弯浓浓的眉毛。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见已来不及阻止王的脚步，于是警惕地望着四周，连忙跟了上去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暄和题云越来越接近这所房子的位置，但题云总觉得这所房子看上去有些异常：齐腰的石墙牢牢地守卫着整齐的草房，高高的大门上居然还有瓦檐。
这一切看起来并不协调。
暄低声说道：“云啊，你上前去向房屋的主人打声招呼。”
“P14题云并没有回答，而是抬眼望着门瓦上方那些尖尖突起的竹子。枯黄的树枝上系着长长的、一白一红两根布条。顺着题云的眼神，暄也抬头望了望那两根布条。”
“那是什么？”
“这是巫女居住的房子。我们不能进去。”
“题云的语气相当坚定，像是拿把锋利的剑砍断了王想要进去的念头，暄见势也不坚持要进去了。”
题云看着暄那蔓延着疲倦和寒冷之色的表情，深深地把头低了下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房子里面传出人走动的声响。
题云下意识地用左手握住右侧腰部佩戴的刀柄。
不一会儿，脚步声在大门前停下了。
题云握着刀柄的手坚定地使了一把劲儿，他从停站在大门内侧的人身上感到了刀的气息。
题云浑厚的声音穿透了大门。
“里面是谁！”
“应该是我先问外面的客人是谁吧？”
“从回应的语气上听上去是一位脾气很大的女人倔强的声音。”
题云再次问道：“女人怎么能佩戴剑呢？”
“里面的声音显然无视题云的提问，径直说道：“我们家小姐有请二位到里面来！”
“我问你为何会有剑？”
“P15面对题云咄咄逼人的提问，女人粗鲁地回答道：“好吧，我来回答您这无聊的提问。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只住着我们两个姑娘，当然需要佩剑来保护我们的安全了。那么，你们到底要不要进来呢？”
“暄偷偷地看了一眼题云，说道：“我们只是路过，一会儿就走，不必烦扰主人。”
“暄虽然很想进去一探究竟，但是看到坚持不肯进去的题云，随即也放弃了想要进去的念头。但是里面的人似乎早已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，又冷冰冰地甩出事先准备好的话语来：“我们家小姐嘱托我问问来客，是不是嫌弃寒舍简陋之极，所以不愿进来？”
试问：寒舍里面温暖的房间和大门外的冰冷屋檐，哪里才算是更好的选择呢？”
“暄的脸上浮起一丝难以察觉的好奇笑意。此时此刻，他正站在大门前，头顶上方是微雨浸染后冰冷的屋檐，那位未曾谋面的小姐的一番话，使得他不得不进院一探究竟了。”
“和冰凉的屋檐下相比，温暖的房间肯定是更好的选择啊。那么，在下就讨扰了。”
“暄不再犹豫，器宇轩昂地抬起胳膊推开大门，径直走了进去。题云也被迫挪动了步伐，紧紧跟随在暄的身后走进了院子里。与此同时，里面的那个女仆也已转过身躯，朝狭小的庭院深处走去。她的身材很高挑，走路的样子也干脆利落，背影看活脱像个未谙世故的男子，浑身上下找寻不出一丝女人的味道。没走几步，她使用手指指了指虚掩着的房门，之后便悄然离开了。门外的两个过客前身进入了房间。房间的炕上安放着一张再普通不过的饭桌，朴素的饭桌上摆放着酒水和几样简单的下酒菜，旁边是冬季里使用的火炉。”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柴火正烧得恰到好处的火炉里面，不时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，像是在欢快地迎接着这两位不速之客。

“噢？”

这种香气是？”

“噢！”下意识地间那一声短促的叫喊声，让题云顿时紧绷了浑身的神经。

在这间布置简陋的房间里，隐隐约约充满了奇异的兰草香。

题云侧着脑袋若有所思：刚刚在市井处闻到的莫名香气和这里的气息是一模一样的，难道这个巧合是鬼神所为吗？”

真是奇怪之极！”

想到这些，题云不禁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，缓缓地坐在温暖的床铺上，题云则跪坐在他的斜对面。

题云凝视着火炉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这家的主人好像早就知道我们要来拜访似的。”

不知巫女们的房间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？”

“题云也尽可能地压低了声音，低沉地说道：“巫女的房间通常应该挂满铃铛的，可这里和普通的民家并没有什么两样啊。”

“噢！”“噢！”与其说这里是一间巫女的房间，不如说更像是一位清贫的儒生的房间更为贴切啊。”

你看，房间里不仅充溢着兰草的香气，还摆放着这些书籍。”

“题云伸手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书来翻看——书的封皮上赫然写着《五经浅见录》，架子下面还有《大学》。”

题云的手里拿着书，同时侧着脑袋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1. 《五经浅见录》是高丽末到朝鲜初的学者权近写的对五种儒教经典的注解本。

P17“巫女的房间里居然有《四书五经》……难道这里不只是居住着两个女人吗？”

怎么会有这种书籍存在呢？”

“正在此时，两人听到门外有人走了进来，题云赶忙把书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。”

称为小姐的那位姑娘像是进入了临房。

不一会儿中间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。

但中间有一个帘子横档着，所以仍看不清临房。

虽然帘子两侧都点着灯盏，但黑暗侵吞了这亮光，没起到多大作用，仅呈现出穿着白色素服、气质脱俗的姿态。”

“小女子在此向两位请安了！”

“一句简短的问候仿佛自天边而来，柔柔地打动着听者的内心深处，和房间里那种沁人心脾的兰草香一起，轻轻地弥漫在题云的四周。”

姑娘径直来到帘子后面，双手放在额头上朝来客行着大礼。

她慢慢地跪在地上，整个动作舒缓而优美，周身上下像是有一种勾人魂魄的魔力。

行完一次大礼后，姑娘并没有停下，而是紧接着行了第二次大礼。

题云和题云同时都被她优雅的身姿迷惑住了。

自古以来，难道不是只有对死者才会行两次拜礼的吗？”

题云正要训斥她无礼时，这位姑娘又紧接着跪了下去。

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，女子接连行了四次大礼。

未等题云完全绽露出惊讶之色之前，题云的左手已经迅速地握住了刀柄，并急速把刀拔出了刀鞘——因为四拜是只能给陛下才行的大礼。

而坐在女人面前接受此大礼的，正是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国王——李题云！”

P18结束行礼的女子，只是静静地吧额头贴在地板上，跪在原位上一动不动。”

题云再也掩饰不住惊讶的神色，微微地说道：“抬起头。”

“女子慢慢地俯起身子，很自然地把双手放在左侧膝盖上面，像一幅无声的画画那样静静地坐在那里。”

虽然面前的帘子并不厚实，但题云仍看不清姑娘的脸庞。

题云正色道：“为何要拜四拜？”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难道你不会数数吗？

“小女子只是践行对太阳的大礼而已。”

女子的声音如此美妙，仿佛自天籁而来，悠远灵动，余韵无穷。

暄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，因为面前的这个女子，显然已经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了。

此时，优美的声音继续隔着帘子传过来：“小女子这里实在没有什么能呈给您的，饭菜也是简陋无比。”

不过这是小女子精心准备的，请您随意尝一尝吧！

“听着如此曼妙的声音，暄不禁对女人的样貌充满了好奇。”

她的声音和姿态无疑也加重了暄内心的疑惑。

“露出你的脸再对我行礼吧！”

连相貌我都不知道的人递上的酒，我又如何喝得……”

“刚才的雨下得虽然不大，却也能带走圣体的温度。”

小女子敬的是温过的酒，请务必……”

“题云，把帘子撤掉！”

“唰！”

——一道白光从眼前闪过，瞬间，遮挡在暄和那位女子之间的帘子被齐刷刷地切断，帘子

掉到地上之前，题云的刀已经回到了刀鞘之中。

被题云的刀砍断的不仅是这面绸缎帘子，连天空的乌云也像是被这号称“天下第一”的利剑砍成了两截。

刚才还倾洒出阵雨的浓黑乌云，似乎也被他的剑气逼退了回去。

顷刻间，云晓雨霁，朦胧的月光悄悄地照进了房间。

任凭题云的刀刃在自己的眼前闪过，那位女子居然连眼睛也不眨一下，如此淡定的举动着实让暄忍不住惊叹。

但是，更让暄吃惊的，还是她的容颜。

惊诧之余，暄微微有些怒意道：“即使是再卑贱的客人，既然被主人请进屋来，就应以正面相视请安，这才是主人应该做的，哪能下命令呢！”

“小女子不单单有着世间礼法所规定的卑贱身份，又是天地注定的、生来无法更改的女儿身。”

所以，我没有考虑主人应该怎么做，而是以女人的方式向您请安。

恳请您以“内外法”处置小女子的愚蠢。”

“你不是士大夫，也要遵从“内外法”吗？”

“从古至今，从没听说过卑贱的人不可以遵从“内外法”的道理。”

“她的语气虽然很恭顺，但话语之间却像另有一番深意。”

暄微笑着伸手拿起了酒瓶，当已温好的酒瓶握在手里时，那暖暖的感觉让暄的情绪甚觉惬意。

暄往小饭桌上的两个酒杯间都斟满了酒，随即把一杯递给了题云，但题云并没有看到递过来的酒杯，

他的视线一直牢牢地盯着地面，那意思仿佛在说：目前他可是在守护着大王，怎能随随便便地饮酒。

可是题云的全身都已经被冷雨淋湿了，暄担心他会受寒，所以再次将酒杯递了过去。

但是，身旁的题云丝毫没有接住酒杯的意思。

在一旁静静观看着这一切的那位女子说道：“真是个好不忠的侍卫！”

既然不知道小女子是谁，又不知道那杯酒中是否下了毒，又怎么能这么随便地拒绝品尝呢？”

难道你只会用刀剑来护卫大王吗？”

“女子的话让题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，题云不得不侧过身子，将酒杯接过来仰头一饮而尽。”

当他转过身时，正好与那位女子四目相对，顿时，题云觉得她身上散发出的馨香直接飘进了自己的身体里面，像是兰草香与一股惬意的暖流瞬时扩散到了自己的全身。

暄对眼前这位女子的睿智甚觉满意，他爽快的笑声回荡在了这间简朴的屋舍之中。

当暄把酒杯放在嘴边时，他的手突然又停住了——是因为酒里散发出来的香气。

他闭上眼睛细细品味，慢慢说道：“竟是能散发出兰花香的酒……”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(上)>>

兰花香，是散发出郁金香香气的温酒。

郁金香和兰花的花香有些相似。

“虽然并不知道这酒中是不是郁金香，可这飘散在房间中的香气，分明是兰花的花香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行四次叩拜之礼呢？”

“请恕小女子愚昧地问一句：如果太阳悬挂在夜空，那它是太阳呢，还是月亮？”

“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仰头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又随手斟满了一杯。

“如同太阳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太阳一样，大王也是如此。

那耀眼的光彩，如何遮挡都不会遮住的！”

“在这乡野之地没人能够认出我，你是如何知晓的呢？”

“女子没有回答。

“暄举起酒杯，慢慢地把玩着，酒杯的余热渐渐传递到了他的手心中。

少顷，暄自己自言自语道：“事先准备好的酒桌和烧得如此旺盛的火炉，还有这醉人的香气……我难不成是被鬼神迷惑住了？”

“女子似乎也同时陷入到一阵奇妙的思绪之中，良久才毫无畏惧地回答道：“那么，这样回禀不知是否恰当？”

“小女子是看到红色的云剑和黑色的别云剑才知道的……大吃一惊的暄睁大了眼睛紧紧地盯着题云，题云并没有回望暄的目光，而是牢牢地盯着眼前的这位女子，她丝毫没有不安的神色，端庄地低头不语，暄再次注视着女人问道：“住在这穷乡僻壤的乡野里，一位女人又如何知道云剑呢？”

“刚才佩戴佩刀的仆人对刀剑有所了解：请看您这把刀，刀鞘用鱼皮包裹，朱红的颜色上配有白银的装饰，还垂挂着红色的绦穗，还有这使用皮带的特色，刀柄刻有祥云图案，况且又比普通佩刀长一尺，这样的刀，世上就只有“云剑”一把了。

“2.云剑 一指王的宝剑。

“2王的贴身侍卫武士的官职名3.别云剑 1云剑的佩剑 2仪式时临时赋予云剑之名P22听完她的解释，暄和题云又是大吃一惊。

对云剑的所知程度，就连京城的人也鲜有人了解透彻，而在这穷乡僻壤之所，居然还是一个女人，却对它了解得如此详细，这可真让人难以理解！

暄一边暗自惊叹，一边又故意装做糊涂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如果人们对云剑足够了解的话，完全可以做一把假的来佩戴！”

“面前这位面不改色、端庄娴雅的女子继续应答道：“用白银做装饰、佩刀的长度，这些都是受国法限制的。

“无论是谁，都不能佩戴一把与云剑的长度相当的佩剑。

“难道就没有违背国法的不法之徒吗？”

“但即便造假，也有其无法模仿的地方。

“无法模仿的地方？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一直低着头望向地面的女子，终于慢慢地抬起双眼，静静地望着题云，悠悠地说道：“正是把云剑背在背上的人——现在的云剑！”

“与那女子视线相对的一刹那，题云被她那大大的双眸，还有清亮眼眸中透露出来的熟悉的神秘感迷住了。

“是啊，我的云可是任何人都模仿不了的，哈哈！”

“暄点头称是，哈哈大笑之余又饮下一口酒。

P23王的贴身侍卫，23岁的年轻武士，云剑——金题云！

在朝鲜八道的佩剑人之中，云剑金题云可是无知不足、无人不晓：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人能敌得过他的高超剑术，而且他那出类拔萃的帅气外表也是众所周知的。

作为国王的侍卫需要具备很多条件：比如要有出色的武艺，要有不亚于状元一般的出众修养、出奇制胜的兵法谋略以及6尺多的高，另外，潇洒俊逸的外表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而这些苛刻的条件，金题云的身上可是无一不缺，唯一不符合条件的一点就是：金题云是庶子出身。暄又自言自语道：“眼力真是了得。

在如此幽深的黑夜，在这么远的距离，竟能看到云剑刀柄上的祥云图案。

不，或许是在没有看到之前就已经知道了。

难道我真的被鬼神缠住了不成……”半天凝望着手中酒杯的暄，此时抬起了双眼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对面的这个女子。

女子虽然感觉到王目不转睛的视线，但她丝毫没有胆怯的神情。

“靠近一点儿坐吧。

坐在临房，我怎么能知道你的裙子下面究竟藏了什么？

“”在云剑面前藏剑的话，难道不是天底下最为愚蠢的行为吗？

“”我倒不是认为你在下面藏了把利剑。

也许——藏得是九只尾巴。

“”犹豫片刻的女子，悄悄站起身，越过门槛走过来。

裙摆下方微微露出了隐藏起来的白色布袜子，暄收起自己的视线，故意喝光了手中的酒。

女子仅在越过门槛的边沿处低头坐下。

因为女子的靠近，本来就飘散出的兰草香此刻变得更加浓郁了，月光也变得更为明亮。

最值得称赞的是：女子的美貌此刻也越发动人了。

虽然是狭小的房间，就算如此近距离地相视而坐，但暄反倒觉得此刻好像比刚才的距离更远了。

暄的心意似烛火一般，微微地颤抖着。

P24“真是妩媚的美好容颜啊！

这究竟是黑暗的造化，还是月光的造化呢？

“”这是最为愚蠢的眼睛的造化，那愚蠢的眼睛，以为看到的一切就是全部。

“”从女人的话中，暄感到了令人琢磨不透的怨恨。

暄对着这并非人间之貌的美艳面孔，再一次疑惑地问道：“究竟是鬼，还是人？

“”众人认为小女并非人。

“”女子毫不动摇地说道。

对于她在想什么，心里究竟有怎样的反应，暄丝毫抓不到头绪。

“你真的是鬼？

“”凝聚的一个魂魄，这正是小女。

“”你这是在捉弄我吗？

世界上哪有带影子的鬼！

“”小女没有说谎。

比奴婢还卑贱的巫女，哪一个敢自称是人呢？

所以，我怎么都不敢说自己是人。

“”P25自己说自己不是人类，即使说出这些话来，那平和的声音中也没有掺杂任何的感情。

对于听者来说，反而像是内心某个角落坍塌了似的，一种奇异的感情从暄的话语中流淌出来。

“巫女……你是巫女吗？

所以你会事先知道我会来？

“”小女虽然是巫女，但没有预知的神力，也没有读懂人的神力。

“”那还有哪种巫女？

“”小女惭愧——只能生活在这个地方，这就是小女所有的神力。

“”你说的话完全无法理解。

“”暄充满惊讶的眼睛急速地转向了题云。

题云瞟了一眼女子后，竟低下了头，那意思仿佛在说：他也无法理解。

“你真的是巫女吗？

“”因为无法结束的生命，让小女一直以巫女的身份存活着。

虽然是巫女也无法不勉强活下去……所以只能这样活着。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“女人平静得很，但暄听到这些话后内心涌现出无限的悲伤，他用想要走进眼前女子的关切之心询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某人。”

“我在问你呢，你叫什么名字！”

“此朝有严格的法规。”

在陛下面前，任何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。

所以，请允许我回禀说，我是某人。”

“闷闷不乐的暄最终高声说道：“哼！”

真是可恶的女人！”

竟然不回答王的提问，这是哪儿的法规！”

我再问你一遍。”

你的名字是什么？”

是人的话，你应该有姓和名。”

你若真不是鬼的话，就赶紧报上名来！”

“月光凝聚到女子的眼睛上，那双美丽的眼眸中藏着深深的悲伤，她声音无比平稳地说道。”

“原本姓应是从父亲那里传下来的，名字本该从母亲那儿得到。”

但是小女既没有父亲，也没有母亲，所以我既没有名也没有姓。”

“你果真没有名字？”

“我一直都没有名字。”

“呸！”

真是胆大包天！”

你这又在捉弄我不成？”

“小女实在不敢说谎。”

“暄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，尽量让自己憋闷的心情慢慢镇静下来，于是重新询问道：“巫女一定有神母。”

难道你的神母没有给你取名吗？”

“神母从未给小女取过名字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“因为害怕跟名字绑在一起的姻缘，所以才这样做的。”

“你今年多大？”

“我没有计算过年份，所以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您。”

“你在这个地方已经生活很久了吗？”

“好像流经了很多岁月。”

“很久很久……很久？”

“不，也许时间很短。”

“听你的口音不是这个村子所使用的方言，倒有些汉阳的味道。”

如此看来，必定不是本地人了！”

在你来到这里之前，究竟是哪里人士呢？”

“女子像要把无可奉告的悲伤对月亮诉说一样，深情地望着窗外那一轮皎洁无瑕的满月。”

她依旧用淡淡的语调回答道：“真仿佛如前生一样遥远的故事了，小女实难无法记起。”

“暄把怒火全倒进了酒杯之中，没缘由地“哐”的一声，把酒杯重重地放在小桌子上”

“我问了这么多问题，怎么连一个明确的回答都没有！”

“我已经给出了很多答复，但陛下哪个都没有接受。”

“到底你真真切切地回答什么了？”

是回答了自己的名字，还是回答出了实际的年龄？”

你难道真是巫女吗？”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“如果不是让您满意的答案，难道就要说我在说谎吗？

如果我说谎的话，您会满意我的答案吗？

“P28暄无言以对，只是兀自喝着闷酒。

一时间，三个人被沉默层层地包围起来。

可是暄，今天格外的奇怪，他连这片刻的沉默也不能忍受下去。

“你坐的太远了。

靠近些！

“女子往前挪动了两步无声地坐下来，暄又说道：“还是太远了。

再靠近些！

“女子最后在暄伸手就能触碰到的地方静静地坐了下来。

虽然暄在内心中还是觉得这样的距离有些远，但因为已经没有再靠近的空间了，实在不能让她再靠近些。

暄眼前的这位女子，脸庞如白玉一般，卷长而浓密的睫毛下面，是一双深邃乌黑的眼眸，最让暄觉得独特的，是女子那一副超凡脱俗的表情。

相反地，在题云的眼睛可以看到的，却是女子忧郁的侧脸。

即使一个人的正脸可以说谎，但侧脸却装着全部内心的表情，能够最直观透明地呈现内心表情的，就是每个人的侧脸。

题云像是要从女子的悲伤中逃离出来似的，低下头紧紧地闭上眼睛。

但女人悲伤的侧脸还是穿透了他紧紧闭合的眼睛，一丝丝地侵蚀着题云的内心。

暄深深地叹了口气道：“你可看到我对你的一片倾心？

““月色朦胧，小女什么也没有看见。

““你是看不到，还是不想看到？

我可以拥抱你吗？

“P29“小女担心您走后，自己的步履会变得沉重，衣衫上该留有余味了。

““不会留下你一个人走的。

我要把你也带走。

那么，能让我抱你了吗？

““小女的身躯是不能离开这里的，小女被下了碇泊灵。

““作为王的我，既然已经说要带你走，即便不能走也要跟着我！

““天下有能在一起的人，也有无法在一起的，还有无论怎样都不能在一起的。

殿下和巫女相距甚远，我们永远都无法在一起。

“暄像斥责正在拒绝自己的女人似的高声道：“把不能在一起的理由说出来！

我会让它们全部成为可能！

“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

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。

身份高贵的人同身份高贵的人在一起，身份低贱的人同身份低贱的人在一起，天地才能平稳。

“题云冷冷地望着女人，眼前的巫女竟能这么自然地说出《周易》的话语，他再一次感到吃惊：

真是不寻常的地方，不寻常的女人！

身为王的暄，此刻只专注于思索巫女所说的内容，所以没有心思再来思考这些奇怪之处。

“我没有学过这些。

天即乾有尊严而贵重，地即坤只能说是人们靠近它，但不能因此而卑贱，而应认为是亲近。

怎么能说地是卑贱的呢？

贵重和亲近相互转换，运转维系着自然的正常秩序。

因此，百姓也是有尊严可亲近的。

“P30“天尊地卑是指英明的自然阶级。

就像先有春与夏，然后再有秋与冬，一年年这样的四季轮转。

虽然天和地都是有神灵的，但也应有尊卑先后之序，更何况是人呢？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万物皆是如此。

“题云的眼睛变得更冷了。

他已敏锐地察觉出，女子的话语之意，源头正出自《庄子》。

这分明是户不寻常的人家。

也许现在他们所处的空间并不是现实的存在。

题云思考的空隙，一股沁人心脾的兰草香再次飘过。

而已专注其他的暄，还是没有感觉到异常，因为他被女子拒绝了。

“我的老师没有那样教我。

位于前面的是君主，位于身后的是百姓，站在前面的君主要以身作则，跟在后面的百姓才会跟着去学习。

君子之道，以其昭昭使人昭昭，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。

如果我尊贵的话，百姓也会变得尊贵——这就是学的序列。

我抱你不是让我自己变得卑贱，而是让你变得和我一样尊贵。

那就是合理的秩序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

“口中说着真正的道理，如果不讲秩序的话，便称不上是道理。

如果您不抱小女，那就是有身份的秩序，就是百姓的榜样，那才是真正的道理。

小女的身体有不能和殿下交合的神气，更何况小女是连名字都没有的卑贱身份。

“P31被女子一般平淡的语调拒绝的暄，此刻更加焦躁地说道：“我也像是没有名字的。

我一出生就被册封为原子，从赐下名字的瞬间开始，谁也不能直呼我的名讳。

没有叫我暄的人，我只是被叫做原子，世子，甚至成为王。

到现在，连暄这个字也成为了不能写出来的名字。

这样一来，你和我的处境不是一样的吗，我们都没有名字可言！

“不一样。

您与我有着天壤之别。

“女子的心意像磐石一样毫不动摇。

无以言对的暄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，“啪”地拍打着自己的膝盖。

“那样吧！

你的神母如果害怕绑定的姻缘而没有为你起名字的话，我就赐给你一个名字，从此和你绑定姻缘。

那么我将给你送上名字。

“不知女子是不是受到了不小的惊吓，她端庄地放着的指尖，此刻微微地颤动了一下。

“世间的姻缘哪里只有好的姻缘呢？

不过刹那的姻缘就为对方赐名，那万万不可。

请您收回成命。

““叫什么好呢……”“这是不能恒久连接一起的姻缘，不过是刹那的短暂姻缘而已。

“P32暄不理睬女子恳切的请求，径自望着窗外的月亮。

这次轮到暄如磐石一样坚定，他果断地为女子赐出了名字。

“到底你像月亮呢，还是月亮像你呢？

“那么，我赐名你从此叫‘月’。

“暄赐名的瞬间，女子便从此成为了月。

月慢慢地闭上眼睛，显然她是想遮挡住含有感情的眼眸，但是，暄实在分辨不出这双清亮的眸子中包含的，究竟是悲伤还是喜悦，亦或是害怕。

吐出名字的暄也安下心来，似乎和月的姻缘还能延续似的，所以他想要伸手去抚摸月的脸庞。

但是，他还是忍不住收回了想要触碰她脸颊的手。

不知怎的，暄害怕自己的手一旦碰上月的脸颊，他就会把她变为灰烬。

暄感到全身无力，只是继续举着酒杯说道：“肯定不是只有今天。

我既然知道你的名字，又知道你不会离开这里，那我们还会有来日。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“暄喝光杯中的酒，把酒杯递到月的面前让她斟满。不知是不想了解他的心意还是如何，月并未睁开紧闭的双眼。暄端起月连碰都没碰的酒杯，慢慢地递到自己的嘴边。月闭着眼睛静静地说道：“这里不过是陋舍。雨早已停，酒杯也已见底，王的身躯也有了温度，现在是该回行宫的时候了。”P33暄对突然赶自己的月有些不舍。与其说是对她感到不舍，不如说他讨厌分开的心意，对相逢的短暂有些不舍。“天就要亮了，跟我一起走吧！”“如果现在不走的话，不知会对云剑发出怎样的责难了。”“这次月说得也没错。因为偷偷溜出行宫，如果防卫工作稍有差池的话，责任不会降罪到暄的身上，这所有的责任都要由题云担负。而攻击则会一如既往地往他庶出的身份上靠，让他再次陷入困扰之中。”“这个有雨、有月色的夜晚。小心不要让刚暖起来的体温又被寒夜夺走了。”“月啊，我一定会再来找你的！等我！”“我说过今晚是我们最后的姻缘。”“在我看来，这恰恰是我们姻缘的开始。所以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。我要从你那里带走些信物。”月听到信物二字，立刻睁大了双眼，露出让人琢磨不透的微笑，那微笑中透出丝丝悲凉的韵味，但毕竟这是第一次看到月露出笑容的样子，于是很是喜悦，不自觉地想要靠近她。她身上流淌的不是郁金香的香气，也非兰草香，而是月亮的香味，是让内心颤抖的、令人怀念的香气。

月还是用一成不变的语调说道：“小女什么也没有。殿下赐予的名字月，这就是小女的全部了。”P34暄抬起头望着渐渐明亮起来的月亮，微笑地说道：“那么，我就把天空中你全部拥有的月亮作为信物带走了。”“听到这番话后，月恳切地回应：“万万不可。务必……请务必收回成命。”“好不容易连在一起的姻缘，暄坚决地说：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可的！从此，天空中的那轮明月，将会把我对你的心意与你捆绑在一起。”“那么……小女也请求一件信物。”“暄的神情变得明亮起来，他焦急地说：“尽管说吧，什么都可以。我都能满足你。”“请忘记今晚短暂的记忆。”“忘记这些话……你连我的记忆都能拥有？”“暄埋怨着月，语气中透出嗔怪之意，怪她不该让他把今晚的事情忘记。虽然只是短暂的相逢小坐，但感情却似很长久。可是月，哎……王埋怨着快速回到自己位置的月。”“真是猜不透，真的猜不透。怎么连我的心……”“请走吧。”“真是无情的女人啊，真是薄情的女人啊。既然都让我进来了，现在我不想走时却又紧逼着要撵开我，这居心何在！我今天到这儿来，就是要把这份姻缘连接起来的。”P35“这份姻缘毫无意义。”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“相逢就是姻缘，我们谈心的姻缘也是姻缘。

你不是说人不可说谎吗！

所以，我们的心灵之间，任何东西都掺杂不进来的。

你如同不可摘取的稀有之花一样，弥足珍贵。

所以，以后不要再把卑贱二字常挂在嘴边了。

识字的人，身份即使再低下，但人品也决不低下。

所以今天，我就只能带着天空的月亮走了。

“暄慢慢站起身来，留下了默默无语的她。

一直低头保持沉默的题云，紧紧跟在王的身后站了起来，想要尽早摆脱这个异常的空间。

月像是用石头捏出来的样子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。

暄和题云刚走出大门，就有人喘吁吁地跑出来，正是待在厨房的女仆。

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，女仆的脸上带着惊慌的神色，不停地跺着脚。

以沉重的步伐下山的暄，只是望着天空的月色闷头行走着，他出神地对题云说道：“云啊，我要忍着心痛不能回头。

你帮我看看，或许月在远处看着我？

“不知是因为王的命令，还是顺从着自己的心意，题云慢慢地回头望去。

远处矮墙内，只有女仆一个人怨恨地望着他们远去的方向。

“她没有注视。

“暄静静叹着气说道：“对啊，对啊。

这样我的心才不那么痛。

云啊，我从不知道月光原来也这么耀眼啊！

“而屋舍之内、仍像石头一样僵坐着的月，则几乎在同时，向女仆问道：“雪啊，你看他们走远了吗？

“是，走了！

肯定走了！

“他们回过头来回望过吗？

“没有！

他头也没回一次就那样走掉了！

“月悄悄叹息地说道：“对，应该那样。

那样我的心才不会那么悲伤。

雪啊，我从不知道月光原来这么耀眼。

“为什么你不去送行？

为什么只是傻坐在这里呢？

为什么……”月依旧没有表情地笑着说道：“把那位引导到这里的湿润的毛毛雨，曾在草尖上停留，在大地上停留，那位的长衫衣角，曾被清风拂过，浸透到御服，浸透到御鞋，浸透到御笠，装着我的心一直送行到行宫……”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编辑推荐

2011-2012年度韩国第一文学畅销书 改编电视剧由金秀贤、丁一宇、韩佳人联袂主演被称为国民剧，2012年韩国收视率第一，连破记录 日本热播，各大卫视即将掀起中国内地狂潮，10年来有望首次超过大长今收视率 韩国的琼瑶，原著小说改编古装电视剧之王代表作品 韩国版后宫，巫女与王的不可能的8年宫廷苦恋 中文小说成搜索热词未出先热，经典台词成韩语学习范例 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一种关系，虽然近在咫尺，却不如远离而不能相见。王与巫女不可能的爱情，能实现吗？

<<拥抱太阳的月亮（上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